

除了我 你还能爱谁

四叶铃兰



兜兜转转，还是遇见了……
那么就爱吧，除了我，你还能爱谁呢？

悦读
典藏

除了我你还能爱谁

下 CHULEWU
NIHAINENG AISHUI

四叶铃兰 著

SHIYELINGLAN
WORKS



手机阅读



编辑短信 8080 发送至 10086
中国移动手机阅读 同步发行

青島出版社
QINGDAO PUBLISHING HOUSE

除了我 你还能爱谁

下
CHULE WO
NI HAINENG AISHUI
四叶铃兰 著
SHELING LAN
WORKS



青島出版社
QINGDAO PUBLISHING HOUSE

除了我 你还能爱谁

上册 目录

CONTENTS

- 第一章 拒婚伤害 / 1
- 第二章 初遇龙茗 / 8
- 第三章 再次过招 / 16
- 第四章 离经叛道 / 24
- 第五章 坊间传言 / 34
- 第六章 情人之约 / 43
- 第七章 郡王明路 / 56
- 第八章 悔婚计划 / 68
- 第九章 真假惜日 / 82
- 第十章 闾前考场 / 97
- 第十一章 渐生之爱 / 110
- 第十二章 冤家对头 / 124
- 第十三章 隔墙有耳 / 138
- 第十四章 都在演戏 / 152
- 第十五章 风流公子 / 163
- 第十六章 灭贼开篇 / 176
- 第十七章 今夜无眠 / 189
- 第十八章 芒刺在背 / 203
- 第十九章 深入虎穴 / 214
- 第二十章 竟是假的 / 224

除了我 你还能爱谁

下册 CONTENTS 目录

- 第二十一章 竟然是他 / 237
- 第二十二章 将计就计 / 247
- 第二十三章 卧薪尝胆 / 258
- 第二十四章 一雪前耻 / 267
- 第二十五章 天赐良缘 / 276
- 第二十六章 春风十里 / 284
- 第二十七章 为伊憔悴 / 296
- 第二十八章 真假李瑜 / 306
- 第二十九章 因祸得福 / 315
- 第三十章 一抹痴念 / 326
- 第三十一章 只是为你 / 337
- 第三十二章 女扮男装 / 349
- 第三十三章 金国使者 / 360
- 第三十四章 冰释前嫌 / 369
- 第三十五章 迷人风雅 / 380
- 第三十六章 山中狩猎 / 389
- 第三十七章 情之动容 / 401
- 第三十八章 嫁给我吧 / 414
- 第三十九章 离家出走 / 425
- 第四十章 请君入瓮 / 435
- 明路 番外 会忘 / 443
- 醉美天下番外 / 447



第二十一章

竟然是他

黎明破晓之际，官兵开始攻打山寨。

天大亮时，官兵已经攻到了第三道寨门。

刺眼的朝阳透过窗棂斜射进了屋子，带来了温暖也带来了光明，还有再也无法掩饰的恐惧。

门外喊杀声越来越近，很显然官兵已渐渐逼近此地。

惜日躲在床底下，躲在最里面，并细心地把张归一丢在床下的鞋子和袜子都摆在了外面，让外人第一印象看起来不会怀疑床下有人，门外传来阵阵血腥味，她不是不怕的，只是如今只有静静等待，别无他法。

紧张和恐惧始终挥之不去，可她知道自己跟着明路不仅危险还会拖他后腿。为今之计，反而是躲在张归一的房里安全些。

没有贼人会来搜查头领的寝房，来的只会是官兵。

不过，就在明路刚刚引开众贼人不久，阿三却带人来这里寻张归一。她在床下偷听到，有人说王来叛变了，也有人说那人不是王来，是他人假扮的，众人纷纷揣测二当家张归一可能已遭遇不测。当下都有些慌乱，阿三大怒，当即大骂了众人，之后怒气腾腾地带着众人去抵抗官兵。

幸而当下局势混乱，未让阿三想起还有个叶飘飘凭空不见了。再说她手无缚鸡之力，阿三即便想起来恐也没把她放在眼里，只以为是王来对二当家做了什么。

他们昨夜深夜入山，知道她的人只有几个。想来躲在这里还是安全的。只是有

一点她有些受不了！床下张归一的鞋子和袜子实在太臭，她被熏得恶心想吐，只觉得背到了极点。

此时房门是开着的，这样从外面看起来更不会怀疑屋内有人。

只是当下想来，明路离开前的神情似乎有些古怪，尤其看她的眼神……

是不是昏迷的时候发生了什么事，他为什么那么看自己？莫非……发现了她的身份？

不应该啊，醒来时自己衣衫完好，再说睡着时穴道被点着，不应有什么破绽才对。再说，如果明路真的发现了她的身份，怎么可能轻易放过她？还不早就……唔，不想了，不想了，她一向不敢想明路发现真相的后果，单单只想个开头就令她害怕得不得了，更别提深想下去。

可惜，她并没看到地上已被明路踩扁了的假喉结，也没发现自己脖颈上的假喉结不见了。

又继续在床下躲了一会儿，越发觉得张归一袜子和鞋子的味道难以忍受，心想，院子里已经安静了好一会儿，官兵的喊杀声也越来越接近这里，此时换个地方躲躲应该没什么问题，目光瞄到墙角的箱柜，心想转移要快，便迅速从床下爬了出来，顾不得一头一脸的灰，急急奔向了墙角的柜子，刚打开箱子要躲进去，谁知竟见里头蟑螂爬来爬去，忍不住吓得放了手，哐当一声，箱子又重重关上。

如果让她选择是和臭袜子还是蟑螂关在一起的话，她还是宁愿选择臭袜子。

没多想，她迅速跑回床边，正要爬进床下，便听身后传来异响，回头一看，竟看到一把明晃晃的大刀。

门口一人提刀而立，此刻正瞪着她，那人不是别人，赫然就是喜天。

喜天自从被明路点了穴道，便一直昏睡，直到官兵攻上山寨时，寨里一片混乱，众人找不到二当家，便想着二当家或许在喜天这儿。有人跑去找喜天，岂料竟发现喜天怎么叫也叫不醒，急急寻了阿三来。阿三会一些点穴功夫，可还是费了半天劲才解开了喜天的穴道，一问之下，才知是王来点了他的穴道。有人说这王来是假的，今早在二当家的住处杀死了两个兄弟，武功很高，绝不是原来的那个王来。

阿三闻言，慌忙率众四处寻找二当家，可张归一就像凭空消失了一样，哪里都找不到。后来听昨夜守门的人说，昨晚二当家冒雨下山去了，一直未曾回来，恐遭遇了不测。

当下众人越发焦急起来，便都指着阿三和喜天。

喜天和阿三两人素来不和，此时诸事混乱，张归一又不在，更是起了分歧，阿三自带着一群人去抵挡官兵，而喜天却另有心思。

他不在乎什么官兵不官兵，也不在乎什么山寨不山寨，当下回去收好了细软，想躲进密室中避过风头再出来，而密室正在张归一的寝房之内，这间密室除了张归一本人之外就只有他知道。

他收拾好细软，小心翼翼地躲过众人耳目来到了张归一的寝房，眼见门半开着想必里面没人，哪想到突然听到砰的一声，他急急推开门向内瞧去，正见叶飘飘往床下爬。

喜天当下头一个念头便是杀了叶飘飘！虽然有些可惜，但非常时刻什么能比自己性命重要！叶飘飘看起来不会武功，喜天没多想，提刀便砍向了房内的叶飘飘。

事发突然，惊见喜天冲了过来，惜日随手一抓，正好抓到了张归一床下的鞋子和袜子，回身劈头盖脸地砸向了喜天。

喜天的武功也不高，又冲得过急，眼见鞋子和袜子迎面飞来，险险躲过了鞋子却未能躲过袜子，袜子正好蒙在了他的鼻子和嘴巴上。袜子软软的本没什么劲力，他也没在意，仍以砍杀叶飘飘为主要目的，却不料急切之下猛喘息了口气，这不喘气还好，这一喘气险些没翻白眼昏倒过去，真是，怎一个臭字了得！

趁着喜天翻白眼的刹那，惜日慌乱地冲向了门外。

一击未中，袜子这时候也被他扯掉了，喜天虽觉胃里还有些翻腾，但也顾不得许多，转身便朝着叶飘飘追砍过去。

慌乱中，惜日险险躲过喜天追来的致命一刀，狼狈地跌倒在地，喜天虽然功夫粗浅，但毕竟是个男人，当下又是一刀砍来，既快又猛。眼看惜日无论如何也躲不开了，可就在这时，一把钢刀横空飞来，不只震飞了喜天手中的刀，人亦被震出去数步，狼狈地跌倒在地。

眨眼间，院内冲进来一名官兵，挡在惜日面前，护住了她。

喜天一见官兵出现，以为官兵已经攻到了这里，心里便先怕了，当下再也顾不得叶飘飘，连滚带爬地想要逃走。尚未爬出去几步，那官兵已追上前来一脚踹向他的后心，喜天狼狈撞在墙角，一口鲜血喷了出来，险些昏死过去，待缓过气来，见那官兵正向自己走来，慌忙伏身叩拜，不停地哀求道：“官爷饶命，官爷饶命……”

那官兵一步一步走向跪着的喜天，冷声道：“我若迟来一步，她便成了你刀下亡魂，你怎未想过饶她一命！”

这声音，惜日胸口一热。

是他，是龙茗。

他……他竟然也来了。

只见龙茗抬手就要击向喜天的天灵盖，惜日急喊：“不！不要。”

龙茗硬生生停了手，回头望向惜日。

惜日轻声道：“还是……算了，我没事。”

龙茗微一犹豫，喜天已连滚带爬地跑了。

龙茗没有去追，转身来到惜日身边将她扶起，略带责备地道：“他要杀你，你倒要放过他。”

“我只是不想看到死人。”她小声说着，哪知一抬头便看到院中地上倒在血泊里的两具死尸，正是明路出门时砍杀的那两个人。脸色顿时一白，她摇晃着竟有些站立不稳。

龙茗急忙半拥她入怀，叹息道：“叫你逞强。”

见她苍白了脸色，心中终究不忍，便道：“我们先离开这儿。”

她虚弱地点了点头，一切由他做主。

山贼太多，他们必须尽快与大队官兵会合。

幸而此时官兵也已冲破山寨的最后一道防线攻上山来。山贼全面溃败，四处逃窜。

龙茗护着惜日未走出多远，便见迎面冲来一群山贼，为首之人正是阿三。阿三一见叶飘飘起先一怔，待看到官兵打扮的龙茗，立刻以为叶飘飘与官兵勾结害了张归一，心中恨意顿生，又见二人落单，二话不说便率众砍杀上来。

龙茗因担心惜日，便混入军中随同禧恩攻上山来，起先四处寻找惜日无果，焦急间突然听到异响才寻到了张归一的院落。岂料远远看到喜天正砍杀惜日，那一刻他几乎吓破了胆，千钧一发之际虽冒险救下惜日，但此刻仍心有余悸，若当时他稍迟一步，惜日便已……而今又见面前山贼目露恨意刀刀砍向惜日，更是全力相护，可当下毕竟山贼太多，又都被逼无路，好似疯了一般对他二人砍杀，尤其对惜日。慌乱间，龙茗为护惜日，中了阿三一刀，鲜血刹那染红了衣衫。

惜日知道自己拖累了龙茗，眼见远处一群官兵向此奔来，一方面不想拖累龙茗，一方面想引开部分山贼，便寻了空隙，冲出重围，冲向了远处的官兵。

迎面而来的官兵带队将领正是明路和傅津，此时的明路已然撕掉了王来的面具，第一时间带人赶来寻找惜日。

惜日果然引开了围住龙茗的部分山贼，一边向明路跑，一边大声呼喊：“救命！”

明路与傅津闻声已知是她，眼见她身后一群贼人追赶，早已以最快速度向她奔来。

惜日看清前方来的是明路和傅津，心中大喜，拼了命向他们奔去。

眼见自己就快安全了，谁知突然听到一声撕心裂肺的呼喊，“快躲开！”

眼前，明路与她擦肩而过，彼此接近的瞬间，她恍惚看到了他眼中的惊惧。

她不明所以地回过回去，还没看清身后何物便被明路突然推到了一旁，重重摔倒在地，与此同时，傅津撕心裂肺的嘶喊声突然在耳边炸开，随后只见一支箭伴随着可怕的声音没入了明路的胸口。

时间仿佛停在了这一刻，直到鲜红的血染遍了明路的前襟，耳中嗡嗡地听到傅津失声怒吼：“把这些山贼全部给我乱刀砍死！——”她犹自不敢相信，明路会为她舍身挡箭！

她忘了爬起来，只是那样呆呆地看着明路，看着他转过头幽幽看着自己，目光是那般的复杂难辨。

明路的伤势很重，箭上有倒刺不能随意拔出，当被送到山下救治时已流了很多血，神志已有些不清，只是一直抓着她的手不曾放开。

从拔箭救治，到大夫处理完伤口，她都一直坐在床边，看着那只紧紧握着自己的手，怔怔发呆。

当箭自他体内拔出的那一刻，喷涌而出的鲜血仿佛撕心裂肺的控诉，控诉着她的薄情，控诉着她狠心，她竟会对一个不惜舍命救她的人一直在欺骗！

直到大夫告诉众人，箭虽已拔出，但因失血过多，明郡王性命堪忧。

此话听在她耳里，已成了轰鸣。

傅津已经急疯了，揪起大夫的衣领就要打，却被禧恩阻拦，纳兰尚算镇定，他建议立刻送明路回京救治，禧恩立刻派人下去准备。

禧恩必须留在琼县处理攻打大罗山后的事，只有纳兰、傅津和惜日负责护送明路回京。禧恩言，他会尽快解决大罗山的事，最迟明早便到明郡王府看他们。临行前，禧恩望着明路的目光令惜日一生都不能忘。

而此时此刻，龙茗早已不知去向。

禧恩早已派人快马加鞭进京禀明皇上，大罗山贼已灭，明路重伤正在返京途中，皇上闻讯立刻传旨派了御医候在明郡王府，等重伤的明路一到便立刻救治。

两个时辰后，明路才被护送回了明郡王府，此时，已是下午了。

马车在明郡王府内停下时，几乎府中所有人都围在了车外。

惜日下车看到的就是那样一双双焦急担忧的眼睛。与此同时，也是她第一次见到了明路的七位夫人。

明路被众人小心地抬下车来，而他的手依旧紧紧握着她的。

七位夫人和明路的母亲立刻围了上来，几位夫人一见到明路浑身是血，都痛哭失声，有人唤着明路，有人握着他的手，而此时，一直握着惜日的那只手却突然放

开了。

惜日被众位夫人挤到了一旁。她当下还穿着男装，众夫人见她、纳兰和傅津同从车上下来，自未多想，只以为她也是明路的朋友，尤其如夫人、兰夫人曾见过她，知道她是明路新交的挚友姓李名瑜。

众人见明路一直不醒，又听纳兰说了情况。老王妃受不了刺激突然昏了过去，众人又是一阵忙乱。老夫人被人抬了下去，而明路也被人抬进了寝房，一直候在府里的御医立刻上前为他把脉。纳兰随侍在侧，整个府里，如今只有他能镇定自若地指挥一切了。

七位夫人亦在内室候着，而惜日则站在屋外，顺着窗口看向屋中，看着进进出出的奴婢，看着屋中那一个个焦急担忧的身影，唯独看不见，被所有人围住的明路。

院中，傅津正坐在游廊上，目光迷离地注视着远方，阳光下，恍若一个迷失的少年。

惜日走了过去，静静地坐在他身边，也呆呆地看着远方。

时间点滴过去，有人送来了糕点，有人送来了茶水，也有人在他们面前说了什么，而他们二人始终未曾动过一下。

她还不能离开，她要等御医出来，说明路已脱离危险，说他已无大碍……

恍惚间，傅津沙哑地开了口，“我还很小的时候，娘亲就去世了，我虽然是嫡出，但因为娘亲死得早，自遭到其他房里的姨娘欺辱。有一次，几个哥哥把我骗到大街上，故意丢下我不管，那时候我才六岁，根本找不到家，只知道哭。就在我大哭时，明路出现了。他将手里的糖葫芦让了给我吃，还拉着我的手，将我送回了家。”回忆到此，傅津竟像回到了儿时，他和小小的明路吃着糖葫芦的模样，那时候，一个糖葫芦就可以让他们变成最好最好的朋友。

回忆起儿时的往事，傅津微笑起来，温暖柔和的样子与平日里的他判若两人。

“明路和我不同，他从小就很聪明、厉害，又因身份尊贵，身边总是跟着许多奴才，他虽只大了我一岁，所做所能，我却全然不及。”傅津眼中有着崇敬，眼角眉梢洋溢着异于往常的温暖，惜日听傅津继续道，“小时候，我与他、禧恩、纳兰等人被选为皇上伴读，无论文韬武略，他均是我们几人中的翘楚……”

傅津尚未讲完，便见御医、纳兰和几位夫人从房里走了出来。

傅津顾不得讲下去，立刻跳起来冲上前扯住御医追问明路现下的情况，御医一边擦着额头上的汗，一边道：“如果明郡王能挺过今晚……”

御医的话尚未说完，就被傅津抓住双肩摇得险些昏了过去。

傅津大吼：“什么叫挺过今晚，要是他挺不过去呢？你这个庸医，还当什么御医，我今天就让你当死医！”

纳兰制止了莽撞的傅津，道：“傅津，你先别急，先听御医把话说完。”

傅津瞪圆了一双眼睛，狠狠地看着御医，好似御医再说什么不满意的话，他就当场将他生吞活剥了。

纳兰无奈，只得对御医道：“大人，不知明郡王伤势如何？我们都是明郡王的朋友和家人，烦请详细告知。”

御医叹息道：“纳兰公子，老夫当真尽了全力，但是，唉……奈何明郡王伤势严重又失血过多，情况十分危险……老夫也无把握，只希望明郡王吉人自有天相，挺过这个难关。”

御医说完还没等众人从震惊中反应过来，尤其是等傅津反应过来，就急匆匆地走掉了。

而傅津在怔愣良久后，才突然惊醒般吼道：“老匹夫，你往哪里跑，你给我站住，不救活明路我要了你的命！”傅津疯了一般地追了出去。

几位夫人又忍不住哭泣起来，纳兰也不劝解，只道：“如今二弟昏迷不醒，老王妃又受惊过度，王府无人做主，不宜二弟重伤恢复。纳兰斗胆，想暂且留在府中照顾二弟和各位夫人几日，还望各位夫人能听得纳兰言语一二。”

“如今王爷伤重，老王妃又身体抱恙，纳兰公子是王爷义兄，也就是当下明郡王府的主心骨，还请纳兰公子主持一二，妾等必听从之。”众夫人均点头表态。

纳兰点头，没有累赘多言，直言道：“如今二弟昏迷不醒，我知众位夫人心中挂忧，但屋中人多空气污浊不宜二弟恢复。纳兰斗胆，还请如夫人负责煎药，无论如何要按照御医要求喂王爷吃些下去，其余夫人请在外间歇息，一旦明郡王醒来，纳兰必会及时告知。”

众夫人除如夫人外虽有不愿，却也心知纳兰说得有理，便都点头答应了下来。

众人各忙各的，傅津始终没有回来。

院中独留下惜日一人……

日落西斜，凉意遍体。院中来来往往的人都似耳边划过的风，谁和她说了什么，都已不记得，待回过神来，除了离去，她又有何资格留下来。

回到家里，满身血渍疲惫不堪的她自然吓坏了田双和田勇。

她无心解释，也听不进田双的规劝。挥退了田双，一人独站在院中，怔怔发呆。

只要一想到明路很可能挺不过今晚，愧疚便化作巨石压得她喘不过气来。

真的从未想过，明路会为了保护她不惜牺牲性命。也从未想过，明路是这样一

个重情重义的男子。

去大罗山前，明路便承诺过一定不会让她受到任何伤害，没想到，他竟会不惜性命地去信守这个承诺。

她原以为，明路年纪轻轻便已娶了七位夫人，应是个薄情寡义的男子，谁知，她错了，他不只对七个夫人好，甚至还肯为了她这个萍水相逢的朋友死；她原以为，他应该是个不知检点的纨绔子弟，身边围着的都是些狐朋狗友，谁知他的朋友武有将帅之才，文有才智双全，就算他倒下了，家人亦会受到他们真心安抚和照顾；她原以为，他不过是个徒有虚名、徒有虚表的世袭王爷，没想到，他不只文韬武略样样精通，更拥有这天底下最难能可贵的兄弟情义。

从一开始，是她先入为主故意抹黑了一切，从一开始，她便错了，不仅错了，而且错得离谱。

如果他挺不过今晚，她必然会苛责自己一辈子。

只因这一切的缘起，都是因她的自私而起。

如果不是她女扮男装，如果不是她不甘受命运摆弄，刻意接近他要解除婚约，又怎会有今天他的性命垂危。

去大罗山之前他对自己承诺，不惜性命他亦信守。反观自己却是个彻头彻尾的骗子……

月亮不知不觉地高高爬上了夜空，她向着月亮跪了下去，虔诚地祈祷，“老天爷，我田惜日求你，求你不要让明路死，如果他能挺过来，我愿意……”

“你愿意什么？”有人突然打断了她未说完的话。

抬起头，顺着声音望去，见那无礼之人似笑非笑地道：“你先和我说说，你愿意什么，如果我同意了，你再和月亮、老天爷他们去说。”

来者不是别人，正是龙茗。

今晚的他，穿得出奇的艳丽，白衣上绣着大红花，很俗，但穿在他身上，偏偏十分好看，令人忍不住看了再看。

此时，他高坐在屋顶，沿袭了他一贯的梁上君子作风，也不知什么时候来的，看样子像是来了一会儿，定然看到了她方才的全部举动。

院外始终警惕的田双和田勇听到有外人的声音，于暗中冲出，见是龙茗，又都无声地退了回去。

惜日收回了目光，继续虔诚地道：“我愿意……”

“你愿意什么？”

“我愿意……”

“我还没愿意呢。”

惜日怒目相视，他却依旧云淡风轻地似笑非笑，“你愿意给他洗一次袜子，还是愿意帮他倒一次夜壶？”他一撇嘴，悠然道，“别开心得太早，这两点我都不同意。”

想到他早先曾救过自己，惜日没有回应。岂料，却听他又道：“你要是对我以身相许，我倒是愿意倒在床上做垂死挣扎的模样。”他突然飞身下了屋顶，刚好落在她的面前，蹲下身来与她来了个眼对眼。

气息太过接近，几乎都看成了斗鸡眼，他这么做，明显是故意的。惜日终于没好气地呵斥道：“别妨碍我！”

“那你告诉我，你愿意什么？”他问。

她偏过头去不答。

他小心翼翼地问：“是以身相许吗？”

她横了他一眼，明显不是这个，他扑哧笑了一声，又问：“既然不是，那是什么？”

她沉默不语。

他笑道：“只要不是以身相许，其他的我尚可勉强接受，不过你不会老套地说什么折寿换命吧？”

“我折我自己的寿关你什么事。”惜日淡声道。

“好像真不关我什么事。”他似十分认真地考虑着这个问题，忽然又靠前了几分。

一瞬间，惜日恍惚感觉到他唇间的温润，不禁慌乱地一推，脸红道：“离我远点。”

“我若偏不呢？”他笑。

“你……”无可奈何，惜日打算站起躲开，却突然被他拽了一下拖进了怀里。

耳边听到他强而有力的心跳，竟这般呆住了，良久之后，她轻声问：“你的伤……”

他不答反问：“我今天穿得好看吗？”

抬头看去，他眼眸清澈，似笑非笑中带着些许顽皮，还有些许……她已然懂了的情意，心中一悸，目光所移，却见他白衣上隐约多出朵花来，鲜艳无比，艳红如血，顿时又惊又急，“为什么不好好包……”

剩下的声音，尽数被他吞入口中。

月下，她尴尬地站在那里有些不知所措。

他近在咫尺，瞧着她笑，忽道：“说真的，你和你妹妹长得真不像，不过，你妹妹有几分像我娘亲。”

“你娘？”惜日一怔，惜云长得像龙茗的娘？

龙茗点了点头，“我也没想到，你妹妹会像我娘，虽说乍看只有三分像，细看一分都不像。”龙茗道：“说起我娘，她在江南可是家喻户晓的，你肯定想她是龙夫人所以大家都知道她，其实不然。她在没嫁给我爹爹前就已经很有名了。起因是她当年追求我爹的手法，可谓古往今来无人能出其左右。”说此话时，龙茗竟有些得意。

惜日暗暗吃惊，但见他兴致勃勃似乎打算长篇大论下去，便道：“我帮你重新包扎伤口。”

龙茗没有反对，反而摊开了手，好似十分乐意她上前伺候。

惜日没在这个时候与他闹别扭，取来药箱后，真的为他宽衣解带起来。

龙茗摆出一副享受的样子，惜日假装没看见，一边为龙茗包扎伤口，一边听龙茗道：“我娘是个十分可爱的女子，第一次认识我爹的时候，就被我爹迷住了。”

惜日暗想，龙茗的爹想必也是个罕见的美男子。

又听龙茗道：“我娘性情开朗敢爱敢恨，既然爱上了我爹，便义无反顾地决定疯狂地追求我爹。从那时起，她每天晚上在我爹所住的小楼后面弹琴唱情歌，当时此事可是轰动了整个江南的，成为苏州当时有名的一道风景。”

惜日暗暗惊讶是何女子能不顾众人眼光这般大胆求爱，再看龙茗，不禁又道，难怪会生出这种儿子来……

正解开他的衣衫，看到那伤口，心下一痛，果然如她所想，伤口并未好好包扎，现下又撕裂开来，鲜血染红了白衣。

“当时我娘被人易了容，是个外表十分丑陋的女子，很多人都瞧不起她，她吃了很多苦，遭受了很多的闲言白眼，但即使这样，她也从没气馁，还是一如既往地追求着我爹，终于感动了我爹，将她记在了心上！”龙茗含笑说着。

惜日闻言也不禁有些佩服起他娘来，心知上药会辣疼伤口，力道越发温柔了些。


龙茗眸中有光，忽道：“我生下来时身体羸弱，我娘便对天发誓，愿折寿三十年以换我的健康。”

惜日突然怔住，抬头向他看去。

龙茗道：“她去世时，我还小，我不知道何为死，只知道她抛下了我，每天哭闹着想见她。”

龙茗说到此处，神色一黯。

惜日终于明白，龙茗昨日为何会突然抱着田惜云离开，又为何故意打断了她对月许愿的话。



第二十二章

将计就计

如果她是他在乎的人，那他一定不愿见到她为了明路折寿早去。

她静静地为他包扎好了伤口，静静地听他说：“我很想念我娘。”

惜日也想起了自己早逝的娘亲，不由得黯然。

瞧出了她的心思，龙茗忽然笑道：“这么私人的事，我都跟你说了，你也应该告诉我，你打算怎么对明路，如果他没有死，你是不是打算嫁给他？”

惜日沉默少顷，知道他在等着自己的答案，也知道自己不应该不坦言，便道：“他原不知我的真实身份，只是将我当作朋友。可我真的没想到，他如此看重情义，为了我这个朋友竟然可以牺牲自己的性命。如今我只要一想到自己一直在欺骗他，还想让他为我背上悔婚的罪名，心里便十分自责。”

“那你……”

“我觉得自己很自私，甚至有些卑鄙。”

“那你真想因为感激而嫁给他？”龙茗问。

惜日幽幽看向龙茗，从他眼中看到了怜惜。良久，她终于摇了摇头，“我打算在他醒过来之后，告诉他实情，并亲自去太后、皇上那儿拒绝了这门亲事，不管结果如何，我都愿一力承担。”

龙茗眸光轻动，忽然笑道：“想法是对的，只是太过冲动。”

惜日低下了头，明白他说得对。

龙茗道：“明路真的只把你当作朋友？”

惜日听出他话中有话，疑惑问道：“那还能是什么？”

龙茗戏谑地道：“你不觉得，他喜欢你？”

惜日摇头失笑，“不可能，他怎么会喜欢一个男人？”他可是有七个夫人的人，岂会有龙阳之癖。

“你真的认为，明路一直都不知道你是谁？”龙茗又道。

惜日想都没想便连连摇头道：“他应该不知道我是谁，否则岂会这么对我。”在惜日心里，明路是因为她是李瑜，是他的朋友、兄弟才会以命相对，其实，若能真的成为他的兄弟，也是件值得庆幸的事，只是于她而言终究是件奢侈的事。

龙茗没有继续问下去，只忽然笑道：“你肚子叫了。”

脸一红，不由得仰头望天。她一天都没有吃东西了，怎能不饿。她仰头望向星空，忽然想起，也是这样的夜晚，这样的夜色，她被龙茗丢在屋顶上，饿着肚子，看着天空的月亮和星星想着芝麻大饼的事……那时的自己，心是多么的自在，而今时今日，自己已被数道枷锁束缚。婚约，明路的生死友情，龙茗的……她转头看向龙茗，却见龙茗也正看着她，眸若星光，里面有担心，有柔情，还有她看懂了的……爱怜。悸动怦然而起，此刻，他就在自己身边，触手可及，对她的心思昭然若揭，怎会不懂，怎会看不出来，有种叫幸福的甜蜜袭上心头。其实，有他在身边，无论多烦恼的事都有了人倾诉，她喜欢这种感觉，这种说不出亦不能说的感觉……

“你再这样看着我，我怕我会控制不住自己。”他轻声道。

惜日急忙别转了头去。

他突然大声宣布了一件事，“我决定搬回来住了！”

搬回来？搬……哪？惜日一时没反应过来。

龙茗嘿嘿笑道：“我搬回这里住，好就近照顾你，否则你总是让我担心。”

啊？她让他担心？他住在这里才让她担心好不好。她连忙反对，“不行，你不能住这里！我反对！”

“你反对无效。”

“凭什么！这里是我家！”

“就因为是你家，所以我才要住下。”龙茗慷慨激昂地挺胸抬头，因说得实在过于理直气壮，越发觉得自己这么做是对的。

“什么？你赶紧走，快走！”

“啊，你别推啊！”

“呀，你的指甲怎么那么长！”

“别抓我的脸，都说别抓脸了！你怎么总对着我的脸来啊，嫉妒我吧，啊呀，

轻点，破相啦……”

“哎哟，我伤口疼……”

躲在门后竖着耳朵的田双、田勇终于放下了提着的心。

这一夜，本该是难挨的一夜，却因为有他在，时间过得快了许多。

第二日晨，惜日在镜前整装，发现自己的假喉结不见了，还以为是昨晚掉在了院子里，到院子里去找，正看到田勇打扫好庭院，将落叶焚烧。想来喉结极有可能被烧了，便没多想，拿了个备用的戴上。

昨晚她一夜没睡，一直和龙茗守坐到天亮。

田双很早就起来了，为惜日打水梳洗。田双因昨晚听到了惜日和龙茗的对话，知道郡王明路此刻命在旦夕，明白惜日对明路的歉疚和担忧，所以并没多话，也没提起那天她和田勇上山与明路母亲的事。

惜日打理好后，踌躇地出了房门，却发现龙茗已等在门外。

他又换了身衣服，依然艳俗，蓝底绣着大红花，但偏偏该死的好看，没天理的好看。

惜日打量了他一番，不由得联想到四个字：招蜂引蝶。

龙茗云淡风轻地笑道：“我陪你去。”

见他面色苍白，知他受伤未愈昨晚又没好好歇息，便摇了摇头，道：“不用。”该她面对的迟早都要面对，谁也帮不了她。

“他不会有事。”龙茗道。

知道他在安慰自己，她勉强笑了笑，道：“我知道。”

惜日没吃什么东西，便出了门。一步步向明郡王府走去，本只隔了两条街，并不远的路程，却走了很久很久。

虽然不停地对自己说，该面对的迟早要面对，可心里还是在害怕。

明郡王府，奴才们来来往往，匆匆忙忙，有下人在前为她带路，恭恭敬敬，她想问，却不敢问，只偶尔断断续续地听路过的人低声说：王爷，没醒，御医，恐怕……

没醒……

难道……她已不敢想，她一直都不敢想那种可能。脚步连同心一样，越来越沉重。

房门外，下人进去禀报了一声，红着眼睛的如夫人出来迎道：“李公子，你来了。”